

纽约时报的风格



李子坚 / 著

长春出版社

纽约时报的风格

著

长春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10 号

图字: 07 - 1999 - 34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纽约时报》的风格/李子坚著. —长春: 长春出版社, 1999.9

ISBN 7 - 80604 - 902 - 9

I. 纽… II. 李… III. 纽约时报 - 概括 IV. G219.712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48999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G219.712.9
L25

纽约时报的风格

作 者: 李子坚

责任编辑: 杜菲

策 划: 北京正源图书公司 (电话: 010 - 62555150)

平面设计: 三陌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长春出版社

社 址: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, 邮编 130061

电 话: (0431) 8569938

印 刷: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300 千

印 张: 13.5

版 次: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4.00 元

作者序言（繁体字版）

1964年1月，我进入《纽约时报》编辑部工作。那是一个美国总统的大选年，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没有太久，约翰逊总统接掌大权，国会也在民主党控制之下，正是民主党的天下。约翰逊总统在规划着“大社会”的立法，民权法案也在国会通过，约翰逊的历史地位稳固，气势不可一世，这是民主党自由派的全盛时期。

我那时已经35岁，英语不算太好，虽然曾经在中文报纸做过记者、编辑和特派员，但只能委屈地在时报编辑部做一份最起码的送稿生工作，而且还是半工，每周20小时。没想到这种卑微的起步，却带领我进入了美国报业，由半工而全工，由送稿生而组合编辑，成为一个专业的美国报人。到1994年1月，我将整整地在一个美国媒体服务了30个年头，其中22个年头是正正式式的组合编辑。

我并不以此而自我炫耀，也没有多大的成就感，但对这30年的经历，我却感到弥足珍贵与骄傲。

这30年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，也是我一生在同一个

地方生活得最为长久的一段时光。这段空间包含了四个重要的年代。60年代是美国社会变迁动荡最大的年代：年轻人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行为都在变动，并无情地向传统挑战，大专学校学潮汹涌，嬉皮士流行成风；黑人力争民权平等的运动已成气候；“大社会”的立法一一实现，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费不貲；越战升级、战费浩大，而死伤又极惨重，民情怨愤，反战情绪日增；美国国内保守思想抬头，为共和党带来大好机会。

70年代，反共的尼克松总统突破孤立中国外交，与中国建交，中国进入联合国。这个年代更大的新闻，则是“水门事件”丑闻，最后迫使尼克松总统引咎辞职。“水门事件”为政府“官箴”树立起高的标准，对美国政治风范有深远的影响。

80年代是共和党保守派的全盛时期，也是美国经济起飞，最为繁荣富足的年代。但是经济的过于扩展与庞大，也是造成以后经济萎缩与不景气的主因，美国经济受华尔街股票市场的暴起与暴落的影响，整个经济动荡不安，是这个年代最为重大的新闻。

90年代苏联解体、东欧国家制度一一变样，最戏剧化的是象征铁幕的“柏林墙”成块成块地击碎成为“礼品”，以及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惨死。海湾战争之速战速胜，也是90年代一大新闻。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，民主党一位藉藉无名的克林顿击败海湾战争声望极盛的布什，进驻白宫，民主党再次控制国会，又回到60年代的政治优势。

这四个重要的年代，都是新闻最旺盛的年代。作为一个新闻从业员，身临其境，实在是机缘难求。以一生最宝贵的时光，来换取这种经历，也是值得。

在台湾《自立晚报》做了八年的采访工作，我于1959年3月以特派员的名义到了美国南伊利诺大学进修新闻，以三年的

时间，打了点英文根底，取得了大学部的学位。在南伊大读书期间，认识了来自师大的马莉，于1961年9月21日结婚。我们1962年相偕来纽约开创天下，前途茫茫，积蓄微不足道，而马莉已怀着第一个孩子，但我们却充满信心。

1962年的纽约市，有日报和晚报七家之多，我都一一登门造访，统统被打回了票。为了生活，先后在一家美国储蓄银行和一家礼品店工作，也在中国城的《华文报》担任过编辑。但是心里总是念念不忘新闻本行，又自不量力地想进《纽约时报》。于是写了一封信给《纽约时报》的发行人兼社长索尔兹伯格，告诉他，我来自台北的私营《自立晚报》，也是一个家族报纸，为了想要得到一些实际办报的经验，希望给我一个工作机会，一面工作，一面了解。

这封信很快由发行人交到编辑部主管人事的副总编辑理查德·布瑞特（Richard Burritt）手上，他打电话叫我去谈。我记得他站在编辑部的门外，手上拿着我给发行人的信对我说：“你这封信的英文比我们这里的送稿生都不如，做记者和编辑是不可能的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有送稿生的缺额，你愿意来做吗？”我立即对他说：“可以，可以。”

大约不到一个礼拜，我接到这位副总编辑秘书的电话，问我对一个半工的送稿生工作有无兴趣？这样我便跨进了《纽约时报》的大门，那是1964年的1月21日，我与马莉已经有了两个男孩（显华与显国）。

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一连八年，我为了奠定自己的语文基础及专业技术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很大。我做送稿生的时间只有四五个月，但在组合新闻部做新闻书记及助理的阶段最久，待遇菲薄，工作艰苦，而且新闻事业的前途似乎黯淡。我又开始在纽约大学半工半读，两年多的时间，在马莉的帮助支持与鼓励

下，取得硕士学位。主管看我上进，连续两个暑期调我到编辑训练组接受为期十周的训练，并给我机会代理周刊版面组合编辑的工作，对我的工作表现均表满意。但是，每有缺额却都没有我的份，主管说，他要有经验的人。

1971年，新的版面组合编辑主任上任不久，我便与他长谈，请他给我“试任”一周的机会，如果认为我合格，便升任我，否则我便决定离开时报。他看到我如此认真坚决，便向人事主管推荐。这位副总编辑皮特·麦龙（Peter Millones）对我说：“时报只用第一流的人才。”他虽然有点勉强，由于我的主管推荐，便予接受，给我“试任”一周的机会。我在两个人中获选，成为时报正式的组合新闻编辑，时年43岁。

我的工作表现是在每天的新闻版面上。我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新闻归类，配合新闻照片及图片，使版面清楚明了。新闻的组合也要能灵活运用，并能在突发新闻时迅速改版。

中文报纸，包括台湾和美国的报纸在内，不很重视新闻版面的组合，版面的分工也不像时报那么细密，经常照片与相关新闻未能适当地放在一起，这也许是拼版前没有画样安排的结果。时报的组合部有十个组合编辑，每人负责一个新闻部门的新闻版面，每一版面的内容要由有关新闻部门编辑与组合及摄影编辑会商决定，而由组合编辑画样，每一版在排字房完成后，必须由组合编辑签字，以示对成品的负责。

我现在已是组合新闻部最资深的编辑，同事中多半是我负责训练出道的。中国人注意“尊师重道”，美国人也懂得此道。在训练中受我恩惠的同事，多能念念不忘，也算难得。

新闻版面组合是所有美国主要报纸所共同注重的一环，新闻的呈现不仅是一种技术，也是一种艺术，其最终的目的是争取与吸引读者的注意。通常第一版的新闻如何取决，如何呈现，



1983年8月本书作者在画版工作中，当时在组合财经新闻版。

是总编辑的权力与责任。各主要新闻版面用什么新闻，如何呈现，则是各新闻部门主管的决定，组合编辑则是贯彻新闻主管的意旨。

版面组合已成为一大学问，近数年来已由“组合”而进步到“设计”。时报已将版面组合划入艺术设计的范围。主要是由于报纸竞争压力太大，要靠版面设计来吸引读者。总编辑及各主要部门的新闻编辑不仅注意到新闻的内容，而且也注意到新闻之如何呈现。中文报纸对新闻之组合与呈现不予重视，实在是件不能理解的事。

30年的经验，当然不可能在一文中交代清楚，我只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。这些岁月里经历过太多的突发新闻和重大的新闻，看到很多新闻改版，自己也经手过很多很多的改版，事实上每一晚上都会有好几次的改版。可是，1968年6月5日那天晚上的改版，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次。

那天晚上1点多钟，编辑部比平常的人多一些，因为那晚上是加州民主党的初选，罗伯特·肯尼迪与约翰逊总统争取提名。加州是个大州，当然受到注意。忽然间，驻洛杉矶的特派员打电话来说，罗伯特·肯尼迪中枪重伤，生命堪危。夜间部编辑主任得知此一消息后，第一件事便是打电话给印刷工厂停止印报。接着便打电话给广告主任，要他抽掉两整页的广告，以使用此版面报导这一重大新闻。

事发后半小时内编辑部热闹起来。总编辑、副总编辑、编辑主任、国内新闻部主任，均一一赶来坐镇，很多记者和编辑看到电视上的新闻而赶来帮忙。不到两个钟头，完成了两个整版的新闻。头版的标题，也改成两行六栏的最大标题。《纽约时报》第二天的早报对罗伯特·肯尼迪遇刺重伤进行了详细的报导，我是此一新闻报导与组合的参与人，当我拿了报纸回

家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感。

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经历。遇有突发新闻如何处理，真是难得的一课，而我等于每天晚上都在上一课新闻实务。

在这些年里，我看到处变不惊的编辑，也看到神速记述事件的“改写人员”，他们条理组织能力，真是令人羡慕。这些经得起考验的职业报人，高升的高升，转职的转职，个个前途无量。

我也亲眼看到摄影编辑为一张有价值的照片付出 500 美金。为了新闻，时报是不惜重金的。为了新闻，或是为了改正错误，报纸要不停地改版以补充新的资料，使用更新的照片。《新闻镜》的 NG 篇经常指出报纸标题上的错误，或是文不对题的地方，这种情形连《纽约时报》也不能免。但是时报及美国其他主要报纸，每天都有好多版次，第一版次的错误，以后的版次可以改正，这是版次出得多的好处。国内报纸并非不能改进，看大样的编辑多留意一点，便可避免很多明显的错误。

在我做送稿生的 60 年代，编辑部都是用打字机，排字房仍在用铅字排字。所到之处，都是打字机键盘嘈杂之声，不像现在电脑操作，除了人声，多是一片静悄悄的。那时候编辑稿件要用铅笔浆糊，稿件要一页一页地送到排字房，排好的新闻，要“一批一批”（GALLEY）地打出小样，由送稿生送给各个部门的编辑“看样”。因此，那时期编辑部要用十几个送稿生，跑来跑去送稿送小样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今天编辑部电脑化，一切编辑与记者间的活动，以及信息之传递，都在终端机上操作，浆糊罐也早已成为历史。因此，现在的编辑部，送稿生只有一个两个，他们的工作多半是复印东西。

送稿生在编辑部的流动性很大，特别是在暑假，大专学校放假，申请来工作的大学生特别多，都是想来求写作表现，接

近编辑，拉拢与记者的关系（特别是名记者），为未来打根基。

每年春季申请暑期工作的人很多，能够获得录取的多半是在大专学校有编采经验的人，能进来的人多半都很优秀，要他们去采访或是跑腿都能称职。在那个时候，只有男的送稿生，故称之为 Copy Boy，现在男女都有，女的特别多，因此称之为 Copy Person。

记得前时报执行总编辑罗森索在初任大都会新闻部主任的时期，为了了解年轻人的想法，特在送稿生中挑选几名学历优秀的，分别与他们谈话，然后选定一人，每天专门为他阅读报刊，并写简报，以供他了解年轻人的观点、思想与动向。那是60年代，年轻人思想动荡不定，罗森索本人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，却能注意年轻人的思想动向，的确是个有心人。

罗森索所选中的年轻人名叫瑞奇（Rich），给他新闻助理的待遇。这位瘦高的人，虽然只念到大三，但做过学校报纸的主编，人极老练。他的家世很好，戴一副深度的眼镜，谈吐温文儒雅，却是强烈地反对越战。

他每天为罗森索写简报，常常看到他与罗森索站着对谈，谈了好一阵后，罗森索又把他叫到办公室里去谈，他们之间显然非常投机。两三个月下来，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接近的关系。

很不幸地，瑞奇被抽中壮丁，即将被征前往越南服役（当年是以抽签的方式，抽中该月该日的及龄壮丁，便要去越南服役）。他是反战的，决定不去服役，当时唯一的路子，是过境到加拿大去逃避兵役。

他把他的决定告诉罗森索，罗森索非常难过，知道任何劝阻都不会有效，很为这位年轻朋友惋惜。罗森索极端爱才，也极重情感，他与瑞奇相拥而别，互道珍重。瑞奇以后，罗森索

又选了一个年轻人，可是此人的才气显然不能与瑞奇相比，与罗森索之间的接触，也只限于文字上的简报。在那以后，这个特殊的职位也就不再存在，这是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段往事。

我的第二个男孩子显国，在大学四年都是学校校报的骨干，从记者到体育版的主编，第三年的暑假还到 NBC 体育新闻部实习了三个月。我曾经鼓励他去申请《纽约时报》的暑期工作，但没有获得。他的资格条件都好，可是人事主管在回信中认为这不是资格条件的问题。他说，时报编辑记者的子弟，有身教有家教，必然个个杰出优秀，到报社来工作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可是，这样会对非员工子弟们造成一种不公平的竞争。因此，报社有一个政策，不能接受在职员工子弟的工作申请，这样可以使得报社能够获得更广层面的人才。

唯一例外的，当然是时报发行人索尔兹伯格的独子小阿瑟。为了培养儿子熟悉报社业务，先让他到报社来做记者与编辑，然后又转向业务部门，学习发行广告，报社的经营部门业务无所不及，进而担任发行人的助理，现在已是时报的发行人。

另一例外，是当年时报副董事长西德尼·库森（Sydney Cruson）的儿子，他已有采访的经验，便让他进时报大都会新闻部任记者。

罗森索在任执行总编辑的期间，他自己的儿子安迪（Andy Rosenthal）虽然已是其他报纸出色的记者，罗森索为了避免闲话，没有让他进得时报。罗森索于 1986 年 10 月退休以后，安迪立即进入时报华盛顿分社工作，现在已升任华盛顿分社的编辑，将成为时报的“明日之星”。罗森索很以自己的儿子为荣。

雷斯顿有三个男孩，他的老大迪克（Dick）是唯一从事新

闻工作的，曾任《旧金山纪事报》驻白宫特派员，后任《洛杉矶时报》驻莫斯科特派员，但是他不要靠父亲的关系进《纽约时报》。他对人说，他不愿跟他父亲相比，也比不过他的父亲。他说，他的父亲是新闻界独特的人才，跟他相比实在很不公平。迪克和他的太太裘蒂（Jody）负责经营他们双亲在麻州有钱人避暑的马萨文雅（Martha Vineyard）岛上所拥有的一个周报，并主持编务。雷斯顿夫妇现在也常住该岛，颐养天年。他们的老二吉姆（Jim）是一个作家，以写书为业。第三个孩子则在华盛顿担任律师。

在30年里，《纽约时报》经历过五位总编辑，由凯德莱基（Turner Cateledge）到杜鲁门总统的女婿丹纽尔（Clifton Daniel），到雷斯顿、罗森索（Abe Rosenthal）以及目前的执行总编辑法兰克（Max Frankel）。这五位都是杰出的报人，但是论领导能力与开创气魄，非罗森索莫属。

罗森索的任期最久，先后达17年之久。但任期长短并非唯一因素，他对时报的最重要贡献，乃是他坚持要在新闻内容上投资，并展开改版扩版，全面改变时报呆板和过于严肃的面貌，并针对城郊高收入读者对象，设计版面，增加内容，使经理部能配合设计推广广告与发行。这些措施使营业为之骤增，扭转了时报赢利颓势，使时报起死回生。

时报自1969年开始，一连两年赢利日减，到1971年，赢利比例已减至2.7%，接近亮红灯的阶段，这是任何公司所能允许的最低额，再落下去便要亏损。

当时时报受工会压力，被迫签订巨额加薪及福利的合约，成本高涨，而收入逐年减少。罗森索于1984年时报股东大会上谈“如何办好报纸”时，对当年面临的两大抉择作了如下的说明。他说：第一条路便是仿效“汤里加水”的方法以减轻成

本，这样便要减少记者和编辑，也不求更新与改进。第二条路便是在汤里加添好吃的货色，诸如蕃茄、牛肉、各种豆类及佐料。

罗森索说：“我们的决定是走第二条路，以不断地增加新的版面、新的部门、新的人才，来寻求新的读者，增进出版成品。”

他对股东们说，编辑部充满着狂热的编采人员，他们所狂热的是报纸内容的质量、水准、真实以及完美（Quality, Standards, Truth and Excellence）。

从1969年7月到1986年10月，罗森索以铁腕统治时报编辑部。他有能干的高级助手，不仅干劲十足，开创能力亦强，在新闻报导上要求严谨，并厘定新闻政策，坚持原则，力求贯彻。罗森索虽不得人缘，但他的贡献极大，他为编辑部所立下的新闻原则与政策，沿袭至今不变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另一位对时报有重大贡献的人，是当年时报的总经理麦森（Walt Mattson）。他是经理部第一位高级主管，懂得与编辑部密切配合，并有效推销新闻成品，争取广告，打开新的市场，因而促使时报赢利骤增。

麦森是一个极端的工作狂，他日夜不停地工作，但是把一切的功劳归于发行人兼社长索尔兹伯格的领导。他是一个很忠诚而聪明的人，最后他被升任社长，现在已经退休。

《纽约时报》能在70年代由赢利的危险期而起死回生，在80年代享受到报社有史以来最高的赢利额，股票扩股两次，这一切要归功于罗森索与麦森两位。他们一位是新闻成品的制作人，一位则是好的推销员和经营人，有他们两位的配合，才有丰富的成果。

我最大的感触是，台湾的新闻界所一贯注重的是编采人

才，很少注意培养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。一个报刊的成功，普遍归功于总编辑的领导——殊不知经营人的功劳不可磨灭。很多海外报刊的失败，都要归咎于无人经营。一本内容再好的刊物，如果推销不出去，也是毫无作用，甚至于是完全的浪费。

我认为新闻界要打破士大夫的观念，注意并鼓励培养经营人才，提高经营人才的地位，才是上策。

我的另一个感受是，所有派驻美国的中文报刊特派员所写通讯稿件的内容，不外美国的政治外交问题。我自己也要承认，当我初到美国时，写稿的范围也是如此。可是我很快就注意到对社会经济问题的了解更为重要，否则不能深入了解美国，那么对美国的报道就很“皮毛”了。

作者序言（简体字版）

我实际上在《纽约时报》工作了整整 31 年，于 1994 年年终退休下来。这 30 年的经历非常珍贵难得，使我确信有义务要把所见所闻记述下来，以供中国报业参考。

承台湾《新闻镜周刊》发行人欧阳醇（冠玉）先生的邀约，我从 1993 年 4 月开始到 1997 年 6 月，四年多的时间在《新闻镜》专业刊物上发表了有关《纽约时报》的文章，约计长达十七八万字。我的写作进度很慢，而且没有写作的大纲，只是以手头上已整理出来的资料，有多少写多少，有什么就先写什么，每一篇都花费了很多的功夫和时间。欧阳冠玉先生以极大的耐心，仔细阅读每篇文章，并不断以传真、信件方式，密切与我联络，给予鼓励与嘉勉，使我深感冠玉先生不仅是一位超级编辑人，也是一位可贵的友人。他不露痕迹，善体人意，很机巧地推动着我，使我能一篇接一篇地写作下去。如果不是这样积少成多，我不可能一口气写下这么多的文稿。

本书内容取自《新闻镜》所刊载过的文章，也是欧阳冠玉先生慷慨赠予出书版权的结果。冠玉先生是一位开明严谨而又

成功的报人，也是海人不倦的新闻教育“良师”，更是一位敬业经营的新闻专刊发行人，集三者于一身，实为绝才。冠玉先生于1997年10月5日病逝台北，享寿八十有一。他死得突然，因为他过世前一周仍在教书、编辑，甚为活跃。他的去世真是新闻界的重大不幸与损失，我不仅对他极为感激，极为敬重，也对他极为怀念。

《〈纽约时报〉的风格》一书，承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1998年9月在台湾出版。经过联经多方联系，与北京的正源图书工作室取得协议并准备于1999年6月发行简体字版。为了适应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，原书中的标题及篇章的排列顺序有所变更调整，同时对原书中五篇文字及中英文人名对照表予以省略。简体字版的发行，将使广大的新闻从业人士及新闻学人学子，有机会深入了解美国第一大报如何经营及对新闻言论之处理，我实在是乐观其成。

我要感谢彭歌（姚朋）兄的序文（见本书的附录）。彭歌兄奉献新闻事业终身，迄今仍写作不断。他是一位好学深思的读书人，出版过八十多种译著，对年轻知识分子有极大的影响与启示。他对本书整个书稿用心深读，及于细微末节，作分段综观的评析，有力的比较与引证。他的写作老练细腻，具见根底功力之深，实在望尘莫及。他对我个人及家庭的叙介，笔触更留下许多感情。他以“敬业守道、一以贯之”为题作序，细致总结《纽约时报》成功之道，是他融会贯通全书最为妥切的话题，我除了感谢更要对他致敬。

本书引进《纽约时报》经营理念、编辑作业实务以及新闻政策、风格原则，无疑是在引进时报的“价值观念”。这种“价值观念”并不一定适合中国报业的需要，我也没有把这种“价值观念”强加于中国报业的意思。我只在“引进”，希望能